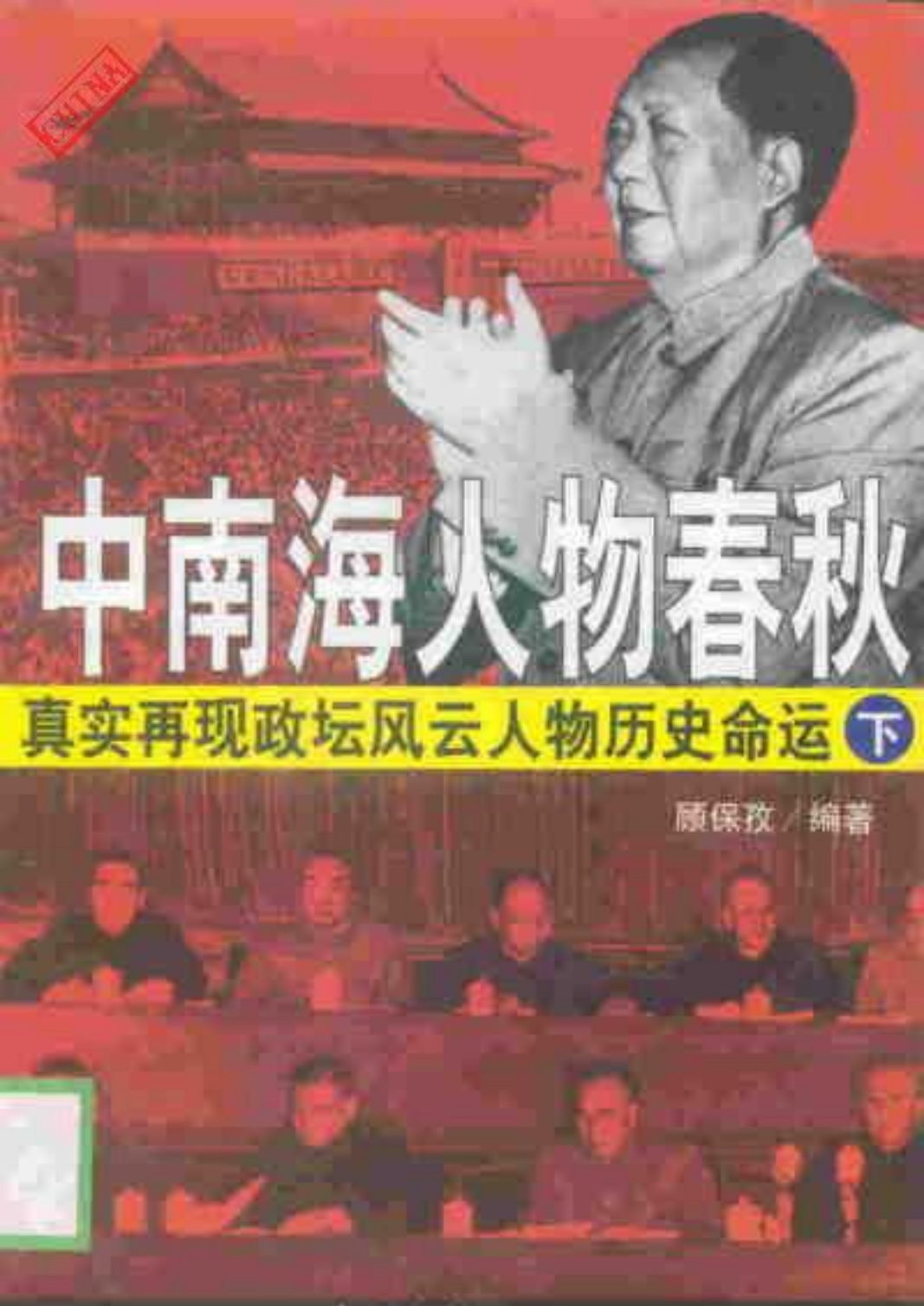

中南海人物春秋

真实再现政坛风云人物历史命运（下）

顾保孜／编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CHINA

中南海人物春秋




CHINA

CHINA

中南海人物春秋

（下）

顾保孜　编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CHINA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CHINA

第二十五章　“农民宰相”陈永贵



陈永贵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昔阳老百姓高兴得敲锣打鼓上街游行。

陈永贵想推辞副总理一职，总理正色地说：“……现在中央斗争这么激烈，你不参加别人也得参加。”陈永贵想出了一个扬长避短的办法。副总理没有城市户口，工资由工分加职务补贴构成。陈永贵总想到处看一看，可是做“名人”不自由。

胡耀邦对大寨修建人造平原提出异议，认为是劳民伤财。陈永贵得知，火冒三丈。

在毛泽东生日宴席上，陈永贵等一批劳模幸福地坐在主席的身边

人民大会堂内温暖如春。

CHINA

新当选的数千名三届人大代表按地区分片入座。在阵容庞大的山西代表团里，坐着一位头上裹着白毛巾的满脸皱纹的农民——刚刚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陈永贵。

在热烈的掌声中，周恩来总理走上讲台，开始作《政府工作报告》：

“……下面，我想举几个典型例子，说明我国自力更生的成就。”

“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

“这个大队，原来生产条件很差，是一个穷山恶水土地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地方。十几年来，这个大队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以加工改造耕地为中心，结合运用“八字宪法”，高速度地发展了农业生产。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艰巨的农田建设，把过去的 4700 块土地弄成了 2900 块，并且都建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他们的粮食亩产量，1952 年虽然遭到很大的水灾，但是仍然保持在 700 斤以上。”

陈永贵如饥似渴地听着，人大代表们也很有兴趣地听着这些似乎是很枯燥的数字，刚刚经历了大饥荒的人绝不会对有关粮食产量的数字无动于衷。

说到这儿，周恩来总理指出一条可以称为大寨模式的道路，这条路与赫鲁晓夫所强调的物质刺激原则根本不同。周恩来说：“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

这一年的岁末，毛泽东在自己的 71 岁生日这一天请客。刘

CHINA

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各大区的书记应邀出席，有幸得到邀请的还有中国的导弹之父钱学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带头人邢燕子、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

12月26日临近中午时分，陈永贵在周恩来总理的陪同下，平生第一次进了中南海。这一天陈永贵在黑棉袄外面套了一件家里最好的黑布对襟夹衣，头上裹着白毛巾。陈永贵当时很瘦，满脸是刀刻般的又深又长的皱纹，看上去饱经沧桑，从太行山里的一个小山沟走到中国政治的心脏中南海，陈永贵用了49年的时光。再过37天，他就年满50周岁了。

他们到达中南海的时间比预定的早了一点，周恩来先带着他拜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他们进去的时候，刘少奇正在埋头读一份关于“四清”工作的材料，一时竟没有抬起头来。

刘少奇埋头读材料的形象给陈永贵留下的印象很深。“我们到了以后，刘少奇眼都不抬”。陈永贵在六年后一次大会上说：“但那时根本没有考虑中央有两个司令部。我们到了主席那里，对我就十分亲热。”

陈永贵绝不是一个笨嘴拙舌的人，可是当他见到毛泽东的时候，一时竟说不出话来，只是咧着嘴笑着，稍稍抬着头仰视着，两只手紧紧握着毛主席的手。毛泽东笑道：“你是农业专家噢。”陈永贵听不懂毛泽东的湖南话，只是一个劲地连连点头，咧着嘴使劲笑。周总理在一旁笑着翻译道：“主席说你是农业专家。”陈永贵听了立刻又摇起头来：“不，不，我不是农业专家，不是农业专家。”毛泽东说，大寨搞得好嘛。

毛泽东主席请他的客人们落座，抽烟，吃糖。问起陈永贵的

CHINA

年龄,陈永贵答道:“五十啦。”毛泽东笑道:“五十而知天命哟”。不知这次是听不懂湖南口音,还是不明白孔夫子这句话的意思,陈永贵没有否认他“知天命”。

聊了一会儿,服务人员请大家入席。在一间不大的房子里,品字形地摆了三张桌子,毛泽东坐在上方的一桌,陈永贵极荣幸地被安排在毛泽东的身边。在这张桌子上就座的还有董加耕、钱学森、邢燕子、陶铸夫妇、罗瑞卿、谢富治和汪东兴。生日宴席上有葡萄酒和茅台酒。毛泽东喝下三杯茅台,大声称赞了钱学森:“钱学森不要稿费,私事不坐公车,很好!”毛泽东侃侃而谈时,众人都神情紧张地听着。毛泽东似乎觉察到了拘谨的气氛,就让大家吃菜,他问身边的陈永贵:“湖南菜,辣啊,习惯吗?”陈永贵赶紧频频点头。这一餐饭吃了大约两个小时。

仅就过程而言,这似乎只是一次普普通通的生日宴会。它的政治意义在于革命领袖忽然从二线露面,在于他此时此地邀请了什么人,而不在于席间说了些什么话。尽管如此,陈永贵还是得到了一条“最高指示”。九个月后,在中共山西省第二届代表大会上,陈永贵做了一个以“四不倒”而闻名的报告,他分别谈了条件坏难不倒,成绩大喜不倒,灾害重吓不倒,荣誉高夸不倒。最后陈永贵总结说:“我们要牢记毛主席对我的教导:做出一点成绩不要翘尾巴,做两点不要翘,做三点四点更不要翘,翘尾巴不好,不对。”全场掌声雷动。

毛泽东主席极少请客吃饭,陈永贵却得到了这份殊荣。

CHINA

第二十五章　“农民宰相”陈永贵

“十大”陈永贵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消息传到昔阳，老百姓高兴的敲锣打鼓上街游行。由于文化低，被昔阳官方的笔杆子称为“陈永贵风格”

1973 年 8 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共十大是因林彪集团的崩溃而被迫提前举行的。林彪死后，六位政治局委员被判定为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更多的中央委员被牵连进去，高层政治舞台上留下了许多空缺。如何填补这些高级将领留下的空缺，显然是众人关注的中国未来走向的重要信号。

8 月 28 日，大会选出了 195 位中央委员和 124 位候补中央委员，邓小平、陈云、谭震林等被打倒过的“大号走资派”的名字赫然出现在中央委员的名单上。这些将来要再次把中国翻个底朝天的人暂时屈居于普通的中央委员的地位。

8 月 31 日，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们接着开一中全会，选举政治局委员、常委、主席和副主席。人人关注的候选人名单上有 20 多个名字，这些名字，如果按外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的说法，可以分为四派。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和四个月后进入政治局的邓小平等人被称为“激进派”，李德生、陈锡联、许世友被看做各大军区的势力的代表，而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等无帮无派的新人则算是“其他”。对比九大政治局的阵容，“保守派”和“激进派”依然存在，而且进入常委的人数都有所增加，可谓势均力敌，各有所得。最大的区别在于，林彪集团留下的巨大空间差不多被九大时基本不存在的“其他”填满了。

CHINA

陈永贵进入政治局的过程说起来似乎很简单。上面有陈永贵名字的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发下来了，由各小组讨论。在华北组的小组讨论会上，陈永贵见名单上有自己，便谦虚道："我文化低，连个录也记不了，政治水平也不高，办法又不多，我可实不称职。"

这时一位参加华北组讨论的中央领导说："关于永贵同志回中央，在过去几年就考虑过这个问题。大寨和昔阳在永贵同志领导下，始终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是经过考验的。"这位领导人又提到陈永贵去四川、贵州、云南参观访问的事，说他敢直言批评，没那些虚辞客套，各地同志都说受益不浅。华北组的中央委员们听了这番介绍没说二话，众人一阵鼓掌，陈永贵就算通过了。

消息传出后，昔阳的老百姓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庆祝，说起来是庆祝十大胜利闭幕，其实大家心里最高兴的还是老陈进了政治局。

1973 年 9 月 12 日下午，回到昔阳的陈永贵在县级机关干部大会上做报告，介绍十大情况，说起自己进了政治局，陈永贵道："古今中外还没有把一个农民提到国家的领导岗位上的，马克思没有解决，列宁没有解决，毛主席解决了，这就是毛主席对工农分子的依靠和重用。"

差不多在 10 年前，毛泽东就说过历代的状元没有几个出色的，倒是一些没有什么文化的大老粗能办成事，经过多年"防修反修伟大实践"。毛泽东认定大老粗除了能办事之外还有保证无产阶级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重要作用，因此中央领导层中便出现了许多工农干部。有来自上海的工人干部、几乎当上毛泽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CHINA

东的接班人的王洪文,有来自陕西的工人干部、后来当了副总理的吴桂贤,还有从售货柜台出来的人大副委员长李素文,再加上陈永贵,阵容也颇为可观了。这种做法本身大概也是毛泽东防止干部队伍官僚主义和蜕化变质的防修反修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试图避开历代王朝都绕不开的腐败之路,借助来自民间的新鲜血液永葆革命的活力和朝气。考虑到这种背景和这层意思,似乎就不必过分追究某个被选中的工人或农民有什么奇能异才居然进了政治局。被选中者必定有些过人之处,不过更重要的是,毛泽东主席领导的政治局必定会有来自工农的政治局委员。

1973 年 9 月 22 日,陈永贵在大寨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谈到了他进政治局之后的心情和今后的打算。他说:“十大胜利闭幕之后,我回昔阳住了 20 天。……听贫下中农、农村党员、基层干部讲了些挨心挨肺的话,想中央对我的信任,我的心情是不平静的。我活了 58 岁,在旧社会过了将近一半,共产党来了,我才懂得了一点革命道理,跟上党干起来。40 多岁才扫盲。30 年来,虽然做了一点工作,是因为上有党中央和主席的教育和领导,下有大寨和昔阳县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努力。党给了我那么大的荣誉,我的心是很不安的。现在党又让我进了政治局,我更不安了,常常整夜睡不着。最使我不安的是,我应该为党的事业豁出去大干,但我没有文化,马列主义水平有限,又担心挑不起中央交给我的担子来。”

最后,陈永贵向毛主席保证:“主席早就说过:‘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一定按照主席的指示去学、去干、去斗争。”

CHINA

陈永贵多次提到自己的文化水平不高,“连个录也记不了”,他的文字能力究竟如何?这里顺便介绍一下。

陈永贵是在大跃进期间扫的盲。那时他下过大力气,到县里开会总不忘了吭哧吭哧地做记录。中午散了会大家睡午觉,他却找人对笔记,甚至要来讲话稿补笔记。当时的县委书记张怀英见这位43岁的汉子如此刻苦,记的又是他的讲话,心下很是喜爱。而那些有时间宁可睡一觉的农村干部却替陈永贵累得慌。一位熟人笑道:“永贵,别记了,睡吧。40多岁的人了,再学还能当上中央委员?”后来陈永贵真的当了中央委员,又当了政治局委员,人们便想起了这句话,一时传为笑谈。

其实陈永贵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有后来的飞黄腾达。他一直是按一个劳模、一个大队书记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如果他真有先见之明,哪怕只有当上县委书记的先见之明,他也应该学习得更刻苦、更持久一些,达到既能读又能写的水平。实际上他刚达到识字水平便停步了。他能看懂报纸,能不大吃力地阅读文件,也可以拿着用白字注了音的讲话稿念得不打磕巴。但是他不能动笔。就连短短的两行批示他也要让秘书或别的什么人代笔。写信写报告自然更要靠别人代笔,他只管口授一个大意,最后再提几条修改意见。

曾经有人硬请陈永贵写过字。“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一个群众组织请陈永贵为他们题写新报头:“轻化纺战报”。陈永贵推托不掉,只好捏起毛笔抹出几个字来。欢天喜地得了新报头的革命群众稍稍留心一看,觉出有点不对劲来,那“战”字怎么少了一撇?

这下就麻烦了。“战”字打断腿不成了错别字吗?整天把一

CHINA

个大白字印在报头上成何体统？一些人小心翼翼地提出疑问。另一些人却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老陈写得好。文化大革命就是破旧立新嘛，如果连一个笔划都不能改，还叫什么破旧立新？再说，郑板桥写南天门的天字，就是留着天字上边的那一横不写，你敢说郑板桥写的是大白字？陈永贵后来再题字就更小心了。虎头山上建养鹿场，找陈永贵写“大虎牧场”四个字。陈永贵叫人先写好样子，自己再小心地临下这四个字。1977 年叶剑英和汪东兴参观大寨，问起这四个字是谁写的，郭凤莲说是老陈写的。陈永贵赶紧声明：“是人家写好我照写的。”郭凤莲笑着评论道：“大字太大，虎字不虎。”陈永贵嘿嘿乐着并不申辩，倒是汪东兴打圆场道：“还可以，还可以嘛。”

由于文化水平不高，陈永贵讲话也难免有跑马和用词不当的时候。就在向昔阳的干部介绍十大情况的会议上，陈永贵开篇就用错了一个词。他很严肃地说：“现在，我的民愤很大！”听众一时没反应过来，都愣住了。张怀英在后排纠正道：“老陈，不是民愤很大，是名声很大。”“噢”，陈永贵改口说，“现在我名声很大！”说完侧过头来问后排：“这回对哩？”“对哩对哩。”张怀英说。于是陈永贵又接着往下讲，下边的听众也接着恭恭敬敬地往下听。毕竟，陈永贵的讲话充满了老百姓的语言，而他本人又很聪明，听他的讲话比听一字不错的官话套话来劲多了。哪怕陈永贵信马由缰地瞎扯，扯的也是老百姓闻所未闻的新鲜事，会场上总是鸦雀无声。

后来，昔阳的官方笔杆子们还造了一个词，叫“陈永贵风格”，意思是陈永贵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风，生动、朴素、水平高，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完全可以自成一大家了。陈永贵也

CHINA

觉得是这么回事。

陈永贵敬仰总理之情,招来了张春桥的冷眼。在政治局会议上为讨论人事安排,陈永贵与张春桥翻脸

1973年11月,毛泽东认为周恩来在一次外事活动中说错了话,要求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江青趁机发难,说周恩来"迫不及待",上纲上线说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陈永贵初人政治局,眼见心目中一向神圣的周总理挨批,目睹毛主席的夫人上纲上线地训总理,不禁心下大惊。"中央的斗争也很复杂哩。"陈永贵回昔阳时私下对自己的老战友说。

过了不到一个月,毛泽东又批评了江青。"有人说错了两句话,"毛泽东说,"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才是迫不及待。"没过几天,毛泽东又把政治局委员们召到中南海游泳池,讨论机谋深沉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

"我看到这种情况,"陈永贵一次在昔阳谈起阶级斗争的问题时说道,"过去以为是下边的,现在看出不是那么回事。"

1974年上半年,中国的政坛风云急剧变幻。先是批林批孔,后来批起了周公。6月1日,周恩来因癌症人院。7月3日,小靳庄在四人帮的吹捧下腾空而起,一时有与大寨争春之势,到了下半年,四人帮与周恩来在由谁组阁问题上的冲突愈发尖锐。毛泽东两边都用,既让周恩来组阁,又让王洪文安排人事,但是他逐渐转向了周恩来。7月17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露面,他当众训斥江青,说"她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

CHINA

之,她代表她自己”。毛泽东说:“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陈永贵渐渐心里有数了。原来表面上神圣得了不得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也是一个成群结派斗争激烈的地方。他看出了上层斗争的复杂,不敢随便乱讲话,开政治局会也总是听别人的,自己轻易不表态,表态也是说些拥护毛主席的指示之类的话。关于小靳庄,他吩咐昔阳县委的常委们:“有人问,就说情况生,离得远,不了解。”“你不能随便表态度,谁知道他们搞什么。”

尽管陈永贵加了小心,他还是陷了进去。

1974年9月30日晚,周恩来抱病主持国庆25周年招待会。当削瘦的周恩来站到麦克风前,清晰地向出席宴会的中外客人致辞时,坐在前边的陈永贵站了起来,将双手高举过头拼命鼓掌。陈永贵向来敬仰周恩来,又知道周恩来病重,刚动过手术不久,他不能不找个办法把自己对总理的敬仰之情表达出来。因此他的掌声很响,动作也很引人注目。离他不远的张春桥瞥了陈永贵一眼,神情很是冷漠,甚至带了几分轻蔑。事关周恩来,他更觉得陈永贵时时处处总想引人注目的特点格外刺眼。

陈永贵能感觉到张春桥看不起自己,他看张春桥的知识分子派头也觉得不顺眼。不过张春桥是政治局常委,是毛主席器重的人,他并不愿意得罪张春桥。在陈永贵引人注目地为周恩来鼓掌叫好之前,他们两人的关系在表面上也还说得过去。张春桥还问过陈永贵有没有困难需要解决。陈永贵说没有,没想到过了几天昔阳化肥厂的领导找陈永贵,说扩大生产需要买高压机,专门去了趟上海买不到。陈永贵道:“你们为什么不早说,张春桥上次就问过,早说几天不就办了?”这种大面上说得过去

CHINA

的关系，自国庆招待会之后就维持不住了。

一次开政治局会讨论人事问题，张春桥等人赞成谢振华出任装甲兵司令。谢振华与陈永贵多年不和，刚从山西下来又要当装甲兵司令？陈永贵不同意。他说："谢振华在下边尽搞小动作，我不同意。"说着还举出例证来，说王谦在山西怎么被人跟踪，"文化大革命"初期特派整的材料至今不肯销毁等等。张春桥冷冷插言道："有些人说别人搞小动作，他搞的那动作比别人大得多，说话也让别人看出来，做事也让别人看出来，拍手也让别人看出来。"张春桥讥讽陈永贵爱出风头，但是并没有点名。

陈永贵顿时就翻了，瞪着张春桥问道："你这是说谁的？"

张春桥仍然以冷嘲热讽的腔调回敬。

陈永贵叫道："党的会不许我说话？我反映的都是事实！大不了我回去种地！哼，你也没那个权威！"说完黑着脸一坐，再也不吭气。

这天的政治局会议由王洪文主持。在场的政治局委员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气氛很是紧张。邓小平则正襟危坐，一副泰山崩于前而目不眨的神态。

散会后，陈永贵大步往外走，纪登奎快步跟上来，背着四人帮伸出大拇指赞道："老陈，够勇敢的。"回到住处，李先念、陈锡联也打来电话，说你老陈今天可是捅了他一下马蜂窝，痛快。

1974 年 12 月 23 日下午，陈永贵应韦国清之邀飞抵南宁，参加广西的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一年前调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专程乘飞机到南宁机场迎接。许世友与陈永贵的关系很好。同为政治局里的大老粗，许世友专爱跟陈永贵往一块坐，许世友开会每每迟到，大大咧咧地进了门，"哟，我又晚了！"说着便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